

一场充满奇情异想的魔幻爱情

本书获
法国文坛最高荣誉
龚古尔奖
雷诺多奖

阿德里亚娜

永远在我梦中

HADRIANA DANS TOUS MES RÊVES
et ALLÉLUIA POUR UNE FEMME-JARDIN

插图本

[法]勒内·德佩斯特/著
周越 张媛媛/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一场充满奇情异想的魔幻爱情

本书获
法国文坛最高荣誉
龚古尔奖
雷诺多奖

阿德里亚娜

永远在我梦中

HADRIANA DANS TOUS MES RÊVES
et ALLÉLUIA POUR UNE FEMME-JARDIN

插图本

[法]勒内·德佩斯特/著
周越 张媛媛/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德里亚娜永远在我梦中 / (法) 勒内·德佩斯特著; 周越
张媛媛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6
ISBN 7-80109-562-6

I. 阿… II. ①勒…②周…③张…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
现代②中篇小说—作品集—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25182号

©Editions Gallimard 1988 Hadriana dans tous mes rêves
©Editions Gallimard 1981 Alléluia pour une femme-jardin
Chinese Copyright ©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Copyright licensed by ZB.L & ASSOCIES
本书由法国伽利玛出版社授权中央编译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阿德里亚娜永远在我梦中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100032)

电 话 010-66521152(编辑部)

010-66171396(发行部)

Email:cctp_edit@sina.com

<http://www.cct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天方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150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02年8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18.80元

阿德里亚娜永远在我梦中

我这篇小说的人物来自于雅克梅尔，源自于传奇、故事和疯狂的爱情。如有雷同，纯属虚构。

献给内利、保尔·阿兰和斯特凡

谨以此书纪念安德烈·布勒东和
皮埃尔·马比耶



内容简介

故事发生在南美洲海地的一个小镇雅克梅尔。小说讲述了一个来自法国的女孩阿德里亚娜的传奇经历。她年轻美丽，是雅克梅尔一颗耀眼的星。悲剧发生在她的婚礼上，就在举行仪式的时候，女孩突然倒地而死。这一切源自于一只邪恶的蝴蝶——尔塔尔·格朗希雷。这是一个专门追逐残害女人的恶魔，因为他勾引了其养父收养的女园丁，所以被施了魔法变成了蝴蝶。就是他在婚礼上的柠檬水中下了毒。接下来，雅克梅尔为年轻姑娘举行了守灵仪式，那是一个盛大的伏都教传统的假面狂欢，人们疯狂地唱歌跳舞，扮演着种种怪异的角色。阿德里亚娜被葬后的第二天，她的尸体却从墓穴中消失了。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儿。美丽的女孩离去了，雅克梅尔也从此衰败下去……在她死后，小说的叙述者帕特里克，阿德里亚娜童年的伙伴、她忠实的仰慕者之一，为了寻找她的踪迹，浪迹天涯，最后成了一名大学教授。直到有一天，正当帕特里克给学生上课时，失踪多年的阿德里亚娜突然出现在教室里，还是那样的美丽动人……



光
明
书
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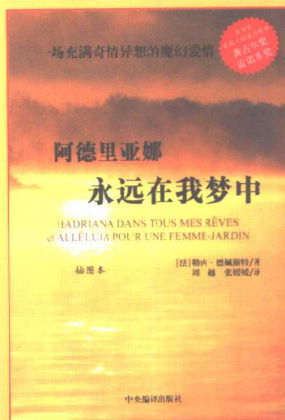
名作坊

《苏菲的选择》

[美]威廉·斯泰龙

《阿德里亚娜永远在我梦中》

[法]勒内·德佩斯特



苏菲的选择

全球热销一千万册

同名电影由梅丽尔·斯特里普主演

中央编译出版社

策 划 / 严 平

周荣胜

统 筹 / 张 勇

责任编辑 / 郑 颖

特约编辑 / 许 彬

封面设计 / 烟 雨

阿德里亚娜永远在我梦中

女园丁之歌

山中的罗洁娜

洛尔吉娜的清水

白色阴影下的黑人

去南希镇的救护车

放纵者琐忆

雨中至乐

蒂斯高尔尼亚的婚礼

拜访

回到雅克梅尔



目录

阿德里亚娜永远在我梦中 1

第一乐章

第一章 巴尔塔扎尔和维拉雷·儒瓦耶
兹太太的七个肾 1

第二章 只亮了一次的星星 16

第三章 拜倒在上帝面前的阿德里亚娜 32

第四章 给克里奥尔仙女的安魂曲 54

第二乐章

第五章 对阿德里亚娜的思念 73

第三乐章

第六章 阿德里亚娜的自述 99

女园丁之歌 141

山中的罗洁娜 164

洛尔吉娜的清水 191

白色阴影下的黑人 201

去南希镇的救护车 210

放纵者琐忆	217
雨中至乐	234
蒂斯高尔尼亚的婚礼	239
拜访	264
回到雅克梅尔	274
译后记	287

第一乐章

第一章

巴尔塔扎尔和维拉雷·儒瓦耶兹太太的七个肾

上帝，在我们身上积累了无数苦难，但交织其中的也有我们爆笑的方法。

——詹姆斯·乔伊斯

1

那年是我童年的最后一段日子，我住在雅克梅尔，海地加勒比海滨的一个小镇。妈妈和我是在父亲死后，从拉戈斯林大街搬出来，住到舅舅家里的。舅舅是个预审法官，他的薪水足够他和妻子在贝莱尔的波旁路拥有一套宽敞明亮的住房。在假日下午最炎热的时刻，我总带着满心忧思在木房子的阳台上乘凉。我守候着能发生些让我每天的想像超越现实的事情。10月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一辆车突然吸引了我的注意，它正沿着我们这条路缓缓驶来。远远地，我能分辨出车上的两个人。

“你看到什么来了？”芒·迪阿尼问。

“一辆敞篷车。”

“是谁的？”

“我是第一次见到呢。”

“哦，车上有什么人？”

“一位妇人和她的司机。”

“一个大热天闲逛的妇人？”

“……”

汽车在清晰的隆隆声中越来越近了。这时，路两旁的一个个阳台和窗户前，早已有不少邻居像我和妈妈一样在看热闹了。

“是敞篷车，小轿车还是双座轿车？”妈妈问。

“是辆豪华轿车，珠灰色，还是崭新的！”

“耶稣·玛丽·约瑟夫，会是谁呢？”

“我的教母，维拉雷·儒瓦耶兹夫人。开车的是蒂·热罗姆。”

“安静点，帕特里克！热尔梅娜·米扎克快断气了。”

我梦寐以求的汽车就在我的眼前，蒂·热罗姆·维拉雷·儒瓦耶兹身穿本色柞丝衬衫，海蓝色长裤，头戴巴拿马草帽。他原来那张加勒比人无忧无虑的脸已经换上了一副悲惨的面具，就像是身负苦役的黑奴。他妈妈坐在后排的中间，一手拿着中国的大折扇，另一只手里是一块细麻手帕。她穿着一条红紫色长裙，有花边的打褶领圈，扣着一枚银别针。袖子长度到肘，缀着蝉翼一般的纱。脖子上一条金链子吊着一枚象牙十字架挂坠。她的耳环和手镯很是耀眼。她没戴帽子，头发精心打理过。她的嘴唇、鼻子、面颊看上去很健康。但是，她以前一向精心修饰、描成弓一样的眉毛，现在却夸张地一直长到前额，布满了整个眼睛的周围。于是就成了一只蚕蛾，可以清楚地辨

出它的触角、嘴巴和鳞光闪闪而又轻软的翅膀。看去就像是戴着一种狂欢节的假面具，用天鹅绒或缎子制成的半遮面具。在下午三点这样无法逃避的酷热中，我的教母会去怎样的化妆舞会呢？

“宽恕吧！”妈妈一边划着十字一边说，然后朝我投来惊愕的目光。

“下去，帕特里克，跟着他们。”

我毫不犹豫地服从了命令。汽车在教堂路拐了个弯，就向战斗广场的北侧驶去。一时间，周围所有走廊和阳台上的人都惊呆了。“泰莱贝克将军”，这个镇的百岁鹦鹉，它一直窥伺这个镇的一举一动，这时它突然从鹦鹉架上摔了下来，一边逃一边大声叫唤：“世界末日！救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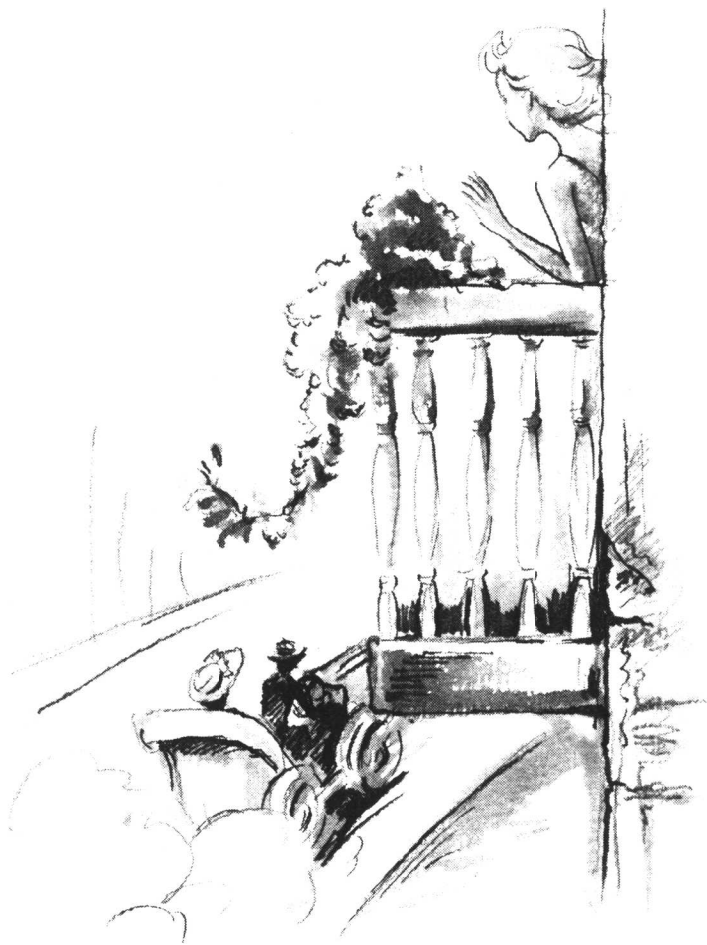
邻家的狗也跟着喊了起来。雅克梅尔镇镇长巴纳贝·克拉夫特，在午休中突然惊醒，穿着丝绸睡衣就急忙跑到大楼的台阶上来了。

“真棒，亲爱的热尔梅娜！太好了！精神很好，是吗？闭嘴，泰莱贝克，军事法庭上，你逃不掉的！”

在迪迪·布里法开的明星咖啡店，原来在露天座上打牌的常客们，现在都面对各自的牌友，晃着胳膊，惊讶得张大了嘴。

“该死的蒂·热罗姆！”托戈·拉法莱斯最后只说了这几个字。

那个人丝毫没有注意到这些疯狂的表现。对他来说，什么也比不上他在广场和圣罗斯德利马教会学校间驶出的曲线重要。修女们划着十字迎接汽车的到来。在修道院充满阳光的院子里，有几个跪倒在地，合起双手。其中一个还摘了一朵花，



10月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一辆车突然吸引了我的注意，它正沿着我们这条路缓缓驶来。

向栅栏外扔去。

经过了情人街的树，汽车开到了西洛埃家宅院的位置。宅院建得比较低，它的窗子正好和我们刚到达的突出的广场齐平。阿德里亚娜·西洛埃打开了闺房的百叶窗，发现在自己的位置上，可以非常清楚地看见烈日下一个身着晚装的女人经过。这个女人在三年中，先后给我们在同一个洗礼盆中做过洗礼。我的教堂姐妹揉了揉眼睛，叫道：“教母，等等，我亲爱的，我下来了。”

听了这个年轻法国姑娘的话，蒂·热罗姆不但没有刹车，反而加速下坡向奥尔良街驶去，这条街就傍着西洛埃家的花园。在一团尘土中，我迈开双腿追去。往坡下跑了三百米，就在监狱的对面，我终于追到了那辆车，因为这时，蒂·热罗姆又像开卡车似的，在慢慢行驶。在修道院的门口，守卫惊讶异常，一脸严肃地举起美式步枪致敬，好像维拉雷·儒瓦耶兹是宪兵队的一位高级长官。

山坡越来越陡，经过一个螺旋形的弯道，港口的仓库显现眼前。过了海关和税务部门的赭色的楼房，就到达了一个碎石铺成的平台，在那儿，平常工作时，百来个女人一边唱一边给拉德桑的出口公司拣咖啡。蒂·热罗姆又放慢了一些速度，仿佛想让他生动的面孔代替他母亲的眼睛来享受阳光。阳光照在椰树上、草地上，照在岸边的礁石上，照在海湾激荡的浪花上，迸射出异样的光芒。这时就像在天堂，让人想要永生。换作其他时候，像我这样浪漫的青年会疯狂地呼喊向美女致意，一边跳舞一边狂喜地大笑。而此刻，我的眼泪却涌了出来，双腿已支撑不住身体，而那辆豪华轿车正牵引着我的不安，面向死亡。

经过了海滨街和集会街，蒂·热罗姆很快就到达了下橘园区，那是雅克梅尔镇的边缘地区。车开进了乱草丛生又遍地坑洼的小巷，巷边是一座座紧挨的破房子。男人们光着上身，玩着多米诺牌。成群的孩子追逐着排水沟里正在比赛的纸船。几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分叉着腿，坐在低矮的椅子上，疯了似的给病重的小女孩们不停地捉虱子。还有三个年轻的，她们的六只乳房齐齐露在短上衣外，正比试谁挤出的乳汁更多。一个老头在用玻璃瓶的碎片为一个小男孩刮头发。一家家的人，还有狗、猫、家禽，全都乱糟糟地挤在走廊的阴暗处，正在打发海地人十月里星期天的时光。

这时，一个惊恐的声音突然镇住了埃斯坦小巷的嘈杂声：“幽魂复活了！”

就在刚才穿过的“圣迹区”，人们各自向四处逃命。恐慌中，那些活蹦乱跳的教徒把时间也一起卷走了：时间可能是三点半钟，不过是上午还是下午，是1938年还是公元前38年，已经无所谓了。又跟着跑了500米，我已经精疲力尽，在直通向维拉雷·儒瓦耶兹家住的拉戈斯林大街的主干道上，我仿佛追赶上了这10月的天，追上了20世纪。蒂·热罗姆火急地越过大门。我又独自置身于一场纷乱中，是那么可怕，眼下不见人影的居民区里，许多不寻常的事情正从那儿不经意地来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

2

雅克梅尔镇为热尔曼娜举行了配得上她身世传说的葬礼。接下来的几个星期，10月里的这个周末发生的意想不到的事激起了人们疯狂的想像。一天傍晚，我们几个年轻人紧紧地围在检阅场的一张长凳旁，听理发匠西拉·西拉贝尔详细地讲述那些事情。他编造的那些故事被当做了正式而且真实的版本，流传了下来。

临死的那个早晨，热尔曼娜召集了她的亲人来立遗嘱。上帝刚托梦给她，说一个简直和雅克梅尔一模一样的海湾把地狱和天堂分隔开来。在走的那一刻，她只有惟一的愿望：她想明确地知道，在痛苦结束的时分，她的灵魂距离永远的真福还有多远。

“我亲爱的孩子，”她对蒂·热罗姆说，“用车把我一直送到港口。如果我不到那儿就死了，那就把黄昏的生灵放在我的眼睛上，那个生灵，你是知道的。对，我的宝贝，它要跟我一块儿走。让它替我看着海湾。面对上帝的宽恕，蜂王还是换副面孔出场为好。”

热尔曼娜·米扎克说完这番话，欣慰地断了气。她的遗愿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在家庭内部激起了短暂的争论。

埃里卡说：“妈妈太虚弱了，她尽胡思乱想，说不定已经梦见坐气球或者水上飞机沾到圣彼得教堂的圣水了。大家不必在意。”

蒂·热罗姆不赞成。妈妈交给了他一个神圣的使命。无论如何，他也会去完成的，哪怕他们一家遭劫，哪怕雅克梅尔整个岛遭劫。在恐惧的眼神中，他让停在天花板上的那只死沉着脸的天蛾蝴蝶落在了死者的眼皮上。死者经过一番梳洗，洒了花粉，化了妆，身上穿了条华丽的长裙，点缀着各式珠宝。然